

一千個春天

· 陳尚勇 ·

女孩兒們不一樣的青春（上）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麼，而是你記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銘記的。」（What matters in life is not what happens to you but what you remember and how you remember it.）
——賈西亞·馬奎斯

之一

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時，女孩兒十四歲與姊妹六人爲躲避戰亂，不得不從北平逃難到香港，入讀了港島九龍塘的基督教女子中學。當時女孩兒的父母都在美國任職，因此希望她們能到美國讀書，但女孩兒決意不走，最終在香港完成了中學的學業。

幾年後，日本偷襲了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同一時間，日軍也進攻了香港這個英屬的殖民地，日機開始轟炸港九半島。張愛玲曾在《傾城之戀》裡寫道：「日機轟炸香港，炸斷了許多故事的尾巴。」但是對於出身富裕外交官和學者家庭的女孩兒而言，卻是她人生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在日軍佔領下，女孩兒姊妹六人逃離了香港，烽火中到了桂林，稍獲

喘息後輾轉抵達昆明，女孩兒也進入嶺南大學就讀。在中日抗戰的第七年，女孩兒以二十一歲的妙齡，憑藉著在香港接受五年中學教育所培養出的流利英語能力，成爲《中央社》昆明分社外文記者，同時也爲上海《申民日報》供稿。女孩兒的工作多半是採訪及報導美軍在華任務和中、美空軍共同抗日、保衛大後方領空等消息。在一次美軍第十四航空隊於昆明巫家壩基地的新聞發布會上，女孩兒認識陳納德將軍，並有機會寫了兩篇陳納德將軍的專訪。

那時戰功赫赫的陳納德是個風雲人物，女孩兒對他協助苦難的中國有無限的敬仰。「他進入我的生命中，像春日的和風吹醒了百花，像四月的陣雨潤澤了大地。」女孩兒事後憶起與陳納德初次的相遇。

被飛虎隊美籍飛行員稱爲「老頭兒」的陳納德，出生於美國德州的一個務農家庭，父系祖先是法國移民，定居美國南方，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外公則是美國南北戰爭時南軍總司令羅伯特·李將軍（Robert E. Lee）

的親兄弟，血脈中流著果敢和英勇的血液。他同時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十一歲受洗，便一直保持著閱讀《聖經》及禱告的習慣，這影響到他日後的行爲。他於中國戰場時，在所屬飛行員起飛前總是要先行祈禱，希望能得到上帝的祝福，進而戰勝敵人平安歸來。

陳納德曾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並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任職期間，完成了一本戰術著作，強調戰爭中空中武力的重要性，但當時並未受到美軍的重視，最終他以上尉階級自美國陸軍退伍。

因緣際會下，陳納德接受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蔣宋美齡夫人之邀，擔任中華民國空軍顧問，來華協助我國空軍飛行訓練。在當時蘇聯空軍援華人員陸續撤走後，他銜命組建美國志願航空隊。陳納德返美爭取朝野各方支持，在他的斡旋下，最終說服美國國會及羅斯福總統。美國政府同意預備役和退役軍官得參加航空隊，同時也提供了一百架P-40型戰鬥機給國民政府；陳納德同時招募了近三百位包含飛行員及機械員等航空人員前來中國，至此「中華民國空軍美國志願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正式成立。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四日，中華民國空軍美國志願航空隊調整為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陳納德擔任准將司令。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日，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改編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擔任少將司令；同年十月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組成並投入戰鬥，陳納德任指揮官。

在中國天空這個大舞臺上，陳納德以堅忍不拔的性格與才能出眾的軍事指揮，領導著「飛虎隊」屢戰屢捷，締造了許多以少勝多的空戰佳績，為中國的抗戰發揮了無可限量的貢獻，陳納德將軍頃刻間成為美國人人稱道的英雄，獲得「飛虎將軍」的盛名。蔣宋美齡女士曾這樣說道：「在中國國運最嚴重的關頭，你們帶著希望和信仰飛越了太平洋來到中國。因為這個緣故，不僅我們空軍，而且我們全國都展開雙臂來歡迎各位……當你們翱翔天空時，你們無異是用火焰在空中寫出永恆的真理，給全世界都看到……」。

對日抗戰勝利前，陳納德因故辭去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司令職務返回美國，昆明地方仕紳為他舉辦盛大的歡送會上，陳納德與女孩兒似乎才察覺到彼此的情意。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陳納德將軍上海虹橋寓所，為二十三歲的女孩兒披上了雪白嫁衣，彼此許願終生相守。翌日，中、美兩國各大報章都登載了飛虎將軍陳納德親吻東方美人的相片，這是當年聖誕節期間最轟動的大新聞。

「我們像在沙漠中發現了綠洲，我們尋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找到了永恆不滅的深情。」女孩兒曾這麼說，同時也直言「中央社該說是我們的紅娘」。

之二

空軍官校十六期第七批留美學生，在陳納德辭去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司令返美之際，完成了在美國的飛行訓練，於洛杉磯登船返回苦難的神州大地，但誰也料想不到，對日抗戰之後等待他們的是場更殘酷、血腥的戰爭。幾年前，這群熱血報國、志在沖天的青年投身笕橋，先赴印度臘河先期實施初級飛行訓練，經過美方考試官考核及格，由孟買登船航行大半個地球，於紐約上岸後，再乘火車橫跨美利堅，抵達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他們分別於美國陸軍航空隊所屬的各訓練基地，相繼完成初、中、高級飛行與轟炸、戰鬥戰技等訓練，準備投入戰鬥的行列。回國後，除編到空軍相關飛行大隊的作戰序列外，亦有

部分飛行員分發到空運機部隊，為預備接收大量的美軍C-46型運輸機，執行戰後復原的空運任務做先期準備，原習轟炸飛行的廖智伸老師便是其中的一員。

《李太白詩文集》中的〈長干行〉是詩仙李白採女子自述的口吻，描述一對年輕夫妻，從青梅竹馬時的玩耍與陪伴，到少年的差澀與歡喜，再到新婚分開的哀傷憂愁及離別後相思的深情，詩中女子情感純真、忠於愛情。在現實生活裡，這也是廖智伸在湖南老家，青梅竹馬妻子的寫照。抗戰勝利後，新成立的空運第二大隊（第二十大隊前身）受令全面換裝C-46運輸機，駐防上海。這位嫻靜溫柔的女孩兒，在廖智伸老師返國投入飛行任務移防上海後，即攜幼女背井離鄉伴隨著他，離開了湖南老家來到了十里洋場，自此也踏上未知的路途。廖智伸所屬的空運機部隊，自日軍投降之日起，便擔負著國民政府還都以及運兵的雙重任務，忙碌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殊不知赤禍的星星之火，已悄悄地從東北地區開始燃起，在無聲無息中有燎原之勢。

隨著國共戰役情勢逐漸升高，空運機部隊的作戰任務更加地頻密，C-46運輸機奔波全國各戰區執行空

運及空投支援友軍作戰。因應戰爭範圍的擴大，空運機部隊進行了大規模擴編，空運第二大隊改編成第二大隊，這也是我國空軍空運部隊兵力最爲鼎盛的時期，第十、二十兩個空運大隊共配列了近兩百架C-46及C-54型運輸機。

倏忽間，國內各戰場戰局急轉直下，空軍總司令部奉令遷至臺灣，第十大隊及第二十大隊也陸續開始疏散至臺灣嘉義及新竹基地。在近代中國史上最大遷徙浪潮來臨的前夕，女孩兒離開了十里洋場，搭乘著C-46運輸機飛越海峽，降落在有風城之稱的新竹，再次踏上陌生的土地，只不過，這次離家更遠了。

唯一慶幸的是，女孩兒所心愛的人始終守護在身旁，哪怕這樣的幸福，是濃厚的愛戀與不安全感所共同交織而成，每每仰望著廖智伸老師翱翔天際去執行任務，她總是牽腸掛肚，坐立難安。

事實上，隨著國軍在絕大多數戰場失利，空中投彈與空投糧食，便成爲空運機部隊的特別任務。民國三十六年的「四平保衛戰」，C-46運輸機即出動百餘架次，擔負夜間偵炸任務，投擲炸彈逾百噸；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期間，奉命運送三千套

防毒面具補給被共軍圍困的第二兵團，C-46運輸機於槍林彈雨中降落徐州，旋即迅速脫離火網返回南京；直至民國三十八年完全撤離中國大陸爲止，這樣的任務從未間斷過。

「田園寥落干戈後，看盡人性總無情」這是包含廖智伸老師在內的空運機飛行員們，在國府自大陸撤退時共同的感觸。

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之際，廖智伸老師仍舊奉令駕駛C-46型運輸機從新竹至大陸西南地區執行空運作戰物資的任務；某次任務中因天候不佳、油料不足而迫降了，雖然廖智伸只受了輕傷沒有大礙，然卻遭共軍俘虜，並要求他對臺灣心戰喊話，表示是自願飛去「投誠」的，他自然沒有應允，於是被送往新疆勞改，也與臺灣失去了聯絡。

女孩兒所擔心的事，終究是發生了，廖智伸老師執行飛行任務失聯的時候，他們的長女八歲、幼女兩歲，女孩兒肚子裡還懷有未出世的寶寶。愈是動盪、晦澀的時光，所激發出來的堅持與韌性往往超過想像，女孩兒自此一個人拉拔三個孩子長大，面對命運，她沒有一句埋怨，依託著對基督的信仰，溫婉但勇敢的面對人生。（未完待續）

本軍「八一四」勝利八十四週年暨「空軍美籍志願大隊」八十週年

紀念圖徽



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正式成立，爾後以「飛虎隊」（Flying Tiger）聞名於世，從成立至民國三十一年七月的二戰間，志願大隊的三個戰鬥機中隊多次和日軍作戰，屢次取得輝煌勝果，爲銘記兩國軍誼，歡迎本軍各單位於相關紀念時機運用，以擴大宣傳效果。